

就在那幾個轉折點上

許鉅秉

國立交通大學交通運輸研究所教授

直到現在我仍堅信，一個人的成就不全然出自個人優越的表現，而是冥冥中有一群賞識的人，願意給予機會，因而因緣際會點滴累積而成。也因此，我特別感念，在我新婚不久立刻隻身赴美的求學歷程中，那些特別賞識我的學術貴人，以及共同譜出的一段段動人的生命樂章。

記憶中是在 1993 年 7 月的某一天，一通陌生的越洋電話打來，當我用顫抖而生澀的英語與其通話完後，便毅然決定取消一星期後前往芝加哥就讀西北大學的計畫，改念加州大學爾灣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Irvine)。在整個過程中，我的腦海其實一片空白，如此斷然的抉擇，只因電話那頭有位賞識我，願意邀我參與其研究計畫的 Prof. Stephen G. Ritchie。在爾灣求學期間，Ritchie 教授鼓勵我：「做研究就像放風箏般，你雖知道目標可能在天的盡頭，遙不可及，但不要輕意把自己設限！風來了，就該盡情向上飛！」我在他的鼓勵與支持下，後來終於獲得博士學位。

常聽學界前輩說：「論文題目本身已決定一切！」對一個曾被論文題目與方向困擾多時的我來說，這是一個極深刻的見解。就在我隻身在美，深陷學術泥沼幾近窒息時，昔日大學時代的恩師交通大學韓復華教授，經過幾次的 Email 往來，一語道破地告訴我「毛毛蟲的蛻變理論」，我最後的論文題目與方向終於底定，那又是一次重大的轉折點。

還有一位我特別感念卻始終無法回報的貴人，就是國際運輸學界巨擘 Past Prof. Frank Haight (前國際期刊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A & B* 主編—2006)。在 UC-Irvine 的求學歲月裡，他願意靜靜傾聽我敘述研究上的創見，並表示欣賞。他也是唯一與我指導教授一齊力排眾議，一一說服其他教授，同意讓我破天荒兩年便提博士資格考的貴人。他更是提攜我於畢業後在知名國際學術期刊獨立發表第一篇論文的伯樂。他還不時提醒我：「研究發表其實就是一種溝通，過程可能繁瑣，但你要感謝那些願意與你溝通的人，不管他們認不認同你的看法。」正因如此，我學會如何在發表的過程中調整心態，耐心和那些願意細看我論文的審查委員溝通，並由衷感謝他們。

在一個全球學術競爭的時代裡，身為學者，除了汲汲於 SCI/SSCI 論文發表外，還是可以靜下心來，梳理一下過往的思緒，品味並感念生命中的貴人及他們寫下的動人故事。他們的成就，永遠在於造就別人的成就，並在不同的專業領域默默地締造里程碑。從他們身上我學到老實作研究的重要，並期許自己能在學界真正做到承先啟後，永續創造新知！